

第二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 小說組推薦獎

鄉愁

■文／郭正捷
■圖／黎明

「課長，一線有您的電話。」年輕的課員在外頭喊著，我將桌面上雜亂的文件疊成了一座歪斜變形的塔，底下的電話機在歷經被文件活埋的悲劇之後，終於又重見天日，我拿起了話筒，按下一線的按鈕。

我撥弄著手上的原子筆，讓它不停的旋轉著——學生時代染上的壞習慣，手只要一閒下來，筆桿就得在手掌上面跳舞——辦公桌上有著滿滿的卷宗和文件，我深吸一口氣，準備用最和善的職業態度來面對這通電話，希望不要是來抱怨貨品問題的，下游的公司插了個大樓子，抱怨的電話接不完。

「喂？您好，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阿翔，是我。」

原本準備好的12句道歉詞現在都派不上用場，這個聲音很熟悉，卻又十分陌生，從學生時代畢業，到這個幾乎沒日沒夜的工作崗位之後，我已經好久沒聽到這聲音，看到這聲音的主人了。

「大哥？你怎麼會打到這邊來？」

大哥是個傳統的農家子弟，或許是長子的壓力，他留下來幫忙父親的農務，照顧那些祖上留下來的農田，我則是跑到都市去唸書、找工作，弟弟後來也跟著我的腳步，離開家中，到城市求發展。而大哥則一個人待在家鄉。

「阿爸破病了。」

我楞了一楞。手上的筆用漂亮的弧度轉了幾圈，落到地上。當我撿起來的時候，肩膀不小心碰到那高聳的文件塔，原本已經搖搖欲墜的高塔，一瞬間垮了下來，發出不小的聲音。幾個好事的屬下從窗戶間探頭張望，我揮揮手，叫他們別湊熱鬧。

「阿爸說無論怎麼，都希望你帶孫子回來看看……」

話筒裡聲音小了起來，我的腦海中浮現父親穿著沾滿泥巴的雨靴走進大廳、騎著金旺摩托車，上頭載著一袋袋的稻米，在曬穀場上拿著耙子撥動稻米，隨著年齡慢慢失去的記憶，慢慢地湧現。

「阿爸的病，有嚴重嗎？」我問。

哥他沒有回答，話筒的那一端傳來了沉重的呼吸聲。

「哇知樣啊……」聽到掛上話筒的嗚嗚聲，我呆坐著好一段時間，直到扭曲的文件塔再次倒下，露出桌底下的幾張照片。

那是我們的全家福照，看看上面的拍照日期，怪怪，現在也差個五六年了，場景是在板橋的林家花園，畫面上的自己，還年輕而充滿活力，孩子還只是四五歲，這張照片裡面的我們笑得如此燦爛。

看著辦公室玻璃上的倒影，才驚覺自己年輕了，在工作的職位和薪水越來越高之後，發現自己的法令紋跟著越來越深，額頭上出現一道道深深的溝，白色的髮絲在黑髮間竄出，並且漸漸喧賓奪主。

從自己的變化來看，我不年輕了；父親自然也是。

將文件放回桌上，用著原子筆在上面勾勾、簽簽，由上而下，慢慢地將整座塔給拆掉；接了幾通讓人不愉快的抱怨電話，公司的喇叭終於響起了晚安曲。



我伸了個懶腰，下屬員工們有些人將工作完成之後，離開工作室，幾個女性員工從窗戶前走過，似乎是在討論下班之後的去處，我收拾著桌面，然後抽起在墊下的照片，看著上面的「過去」發了幾秒呆，然後夾在隨手抽起的一本書中，慎重地放進公事包中。

回到家的過程冗長且無聊，站在公車裡面，就像是上鉤的魚，被名為「拉環」的魚鉤勾住，在車上晃晃的，捷運更是乏味，聽著高中生聊著似乎新潮但與現實脫節的事情，或是偶爾被上班女郎和高中生所驚艷，難為情的撇過頭。

回到家，兩個孩子瞪大著眼睛盯著30吋的電視螢幕，螢幕上的主角拿著大刀和長槍砍殺著蜂擁而上的兵卒，從他們身上爆發出的光芒讓我反射性地閉上眼睛。

「我回來了。」

從電視的喇叭中傳來小兵的哀嚎和武器揮砍的聲音。

「我回來了，你們不會打個招呼啊？」我走到電視前面去，遮住他們的視線，這些年慢慢誕生的中廣身材，我相信我有這能耐。

「爸你走開啦！」

「擋住了，會死掉啦！」這下可真有反應了，迴響還不是普通的大，兩個小鬼頭的悲鳴有著不下於電玩音效的浩大聲勢。

我開始後悔當初鬼迷心竅買了這隻什子遊戲機。

「別玩了，等下要吃飯囉。」看著他們皺起眉頭的表情，我只好發出投降宣言。不過獲勝的兩位將軍似乎只注意在當前的戰況，努

力地扳回剛剛龐然大物所造成的嚴重傷害。

從冰箱拿出了昨晚剩下的冷飯，我打算做炒飯來當作晚餐，我將一部份放回冰箱裡面，剩下的，則放到稍微弄熱的鍋子中，敲開蛋放進鍋子，用著鍋鏟攪拌著，飯和蛋黃不是很均勻的合而為一，這個動作我一直做不好。

有些金黃看起來很完美，但是另一部份卻有著一團團黏在一起，尚未拌開的白色米團，看起來不是特別會勾起人食慾。

「喂，吃飯了。」我喊著，不過卻沒什麼實際效用。

「再不過來吃就不讓你玩囉。」

「馬上就去！」「打完這隻就去！」還真是老掉牙的緩兵之計。我非常想把電動玩具的開關按掉或是插頭拔掉，不過開關在哪裡啊？

等了大約15分鐘，看著像是萬花筒般繚亂的電視畫面，想看個新聞都沒辦法。我只好一手拿著一個，把他們丟到餐桌的一旁，為他們添好的飯，已經變得有些涼，不再像剛剛那樣冒著熱騰騰的蒸氣。

「我跟你說囉。」我裝做若無其事地看著餐桌，對他們說，兩個小鬼頭機靈的眼神看著我。

「阿公生病了，明天回去看阿公好不好？」他們互相交換了眼神，然後互相對視一下，好像說好好像地一起搖搖頭。我對他們皺著眉頭。

「我明天有考試……」大兒子率先發難，不過用的理由卻頗差，剛剛打電玩打得如火如荼的人是誰呢？我對他微笑，然後用手指指著電動玩具，他的臉色暗了下來，小隻的看到大哥敗下陣來，一時也語塞。

「那就這樣吧。」我對他們笑了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開始撥電話。

當妻回到家時候，已經將近半夜了，我才剛哄孩子們上床，電玩的吸引力對他們大於一切，我其實不必動用到龐大的身軀，也不需要尋找電玩的開關，我只要輕輕地只要把電視的插頭拔掉就好了。

她進入的是一片黑暗的客廳，我聽著她的腳步聲，判斷她正在做的事情，先是輕輕地拉開孩子房間的門一放心吧，我已哄他們睡著了，然後慢慢地開門進入主臥室，我可以看到她身上的項鍊反射月光的微微光芒。

我伸手打開了床邊的小燈。她則是張大眼睛看著我。

「還沒睡？」我輕輕地點點頭。她沒說什麼，輕輕地打開衣櫃，拿著睡衣和換洗的貼身衣物走進浴室，好一段時間之後才散發著溫暖的熱氣走出來，穿著簡單的衣物，然後躺在我身旁。

「老婆啊……」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爸生病了，明天我們帶孩子回去看他吧。」我對妻說。她皺著眉頭看著我：

「你還要上班吧？」

「我有假可以請。」

「孩子們也要上課。」

「我可以幫他們請假。」

「我也要上班。」

「我幫妳請好假了。」我偏過頭，不去看她的臉。

「你倒是挺會自做主張的。」她轉頭回去，不發一語。我嘆了口氣，閉上眼睛，把床頭燈給關上。

（編者按：未完待續，限於篇幅無法刊載全文，全文請詳見淡江時報電子報，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全民英檢秘笈

■英文系郭岱宗副教授撰寫

（編者按：本社邀請英文系專任副教授郭岱宗博士，開闢全民英檢秘笈專欄，提供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一個準備英檢的方向及提昇英文能力的園地。）

填充題：

I am (1)餓扁了, I'd like to have a (2)牛排, (3)炸薯條 and a strawberry (4)奶昔. (5)對了, I'd also like to have a (6)芒果布丁. But, (7)繼而一想, I'm not supposed to have any (8)甜食 because I'm a bit (9)超重. I (10)一直努力 to (11)減胖, but (12)飲食控制 seems to be (13)芒刺在背.

答案：(1)starving (2)beefsteak (3)French fries (4)milk shake (5)By the way (6)man-go pudding (7)on a second thought (8)desserts (9)overweight (10)have been trying (11)lose some weight (12)diet control (13)a pain in the neck

翻譯：我餓扁了！我想吃一個牛排、炸薯條、草莓奶昔。對了，還想吃一個芒果布丁。但繼而一想，我已經稍嫌過胖實在不該再吃甜食了。我一直都在努力減胖，但是飲食控制實在令人痛苦不堪！

解析：

- "hungry"是一般程度的飢餓，"starving"或"famished"則可以譯為「餓扁了」。
- 「我要吃…」不可譯為 "I want to eat..."，而是 "I'd like to have..." 較有禮貌。
- "fries"是「炸薯條」，一般買的洋芋片則是 "chips"。
- "be supposed to"譯為「應該」，會話中常用。
- "a bit"等於"a little"
- "have been trying"為現在完成進行式，因為「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在嘗試當中」。

作者的話

本欄的目的：1.準備全民英檢2.提昇確切實用的英語會話能力3.提昇學習英語的興趣。

學習流暢的英語亦非難事，但亦有三要：1.活潑實用的教材2.嚴格卻活潑的老師3.努力不懈的學習。本欄將由淺入深，漸漸將實用的字彙、文法、片語融入。

校友動態

陳高進珍藏淡江記憶

△化學工程系（現化材系前身）第一屆畢業生陳高進，現為美國台盟德州廠副總裁，本月3日化材系舉辦創系30週年校友會，他因工作繁忙，無法回國親自參加。旅美25年的他特別表示，沒想到離開母校「牧羊橋」，一轉眼就是30年，最珍貴的記憶仍是當年與同學在淡水河邊談笑風生的黃金時光呢！（宜萍）

學海聲音

曾長生舉辦攝影個展

△通識與核心課程組講師曾長生，擅長複合媒材及數位裝置攝影作品，他於即日起至10月16日，在台北市天棚藝廊，展出古典超現實主義「叢林心系列」，及新超現實主義「天梯系列」。他表示，藝術創作是展現心靈深處的狂野，此次展出的作品，是反思台灣的生存環境及人文現象，如「天梯」提供一個向上、向善的精神世界。（宜萍）

馬路消息

吳彥君 葉靜倫 「酒釀文學」開播

△大傳四吳彥君、葉靜倫在淡江之聲電台新開了小品節目「酒釀文學」，每週一至五晚上10時播出。吳彥君說：「酒釀文學」的意思，就是聽完了節目，會讓聽眾有深刻的感動，就像酒一樣的香醇醉人。」該節目並不是主要介紹酒類，而是探討書上的一些短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及創作文學作品。但在節目片頭方面，則會隨著週一至週五，每天有不同的酒代表心情，如香檳最適合狂放的星期五晚上。（陳泊村）

瀛苑徵稿

瀛苑副刊長期徵稿，舉凡新詩、散文、小說、小品皆歡迎，來稿必須是從未在任何地方刊登過的！投稿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本刊保留刪修權）

愛在三月芝加哥

■拉米諾

從芝加哥南邊啓程，坐在固定往來的公車上，沿著密西根湖岸前行；從湖岸前進到都市叢林；稍早等待公車時，我早已感到外面冷風徐徐，三月中旬的芝加哥還是冷得。下了公車，迎面而來的是令人直打哆嗦的寒風，我裹著厚重羽毛外套，帶著毛手套，搭配毛帽，直奔最近的地鐵站，準備繼續往芝加哥北方行走，因為那裡有一群善良純真的孩子等我去服務，有一群教會朋友期待我的到來，加入課後輔導義工行列。

突然，黑暗的地鐵道內傳出一些聲響，讓整個死氣沉沉的地鐵站稍微活絡起來，車頭的那道曙光就像是帶來希望一般。「呼！我終於要上車了，終於要離開這看起來恐怖不堪的黑暗地鐵道。」我心中想著。

車子越往北走，慢慢離開烏黑的隧道，眼前跟著來的是下午四點多的芝加哥陽光，我靠著窗，欣賞芝加哥的北邊景色；車子再往北走，失望感逐漸增加；「怎麼那麼多老舊的公寓呢？而且白人越來越少，黑人則越來越多。」我想著。心中想的，眼睛看到的，都再次讓我想起美國的貧富不均。這時，不由自主地，我開始想像，想像目前清晨五點多的台灣街上，是否也有一群流浪漢，裹著棉被取暖，看來，世界都是一個樣，都有窮人及富人。

下了車，我繼續走在類似「死城」的街道上，許多招

牌在商店前被風吹得搖晃。過了一條街，轉到下一條街，又進入一條小巷，巷內的一間平房傳來人的交談聲，我走進，看見在明尼蘇達州的教會朋友，真是高興極了，我們再一次地擁抱問候，帶我參觀工作的地點，也告知待會小學生即將前來。於是，我們不囉唆，馬上進到廚房準備食物，到用餐室佈置桌椅。

過了一會兒，小朋友來了，談笑聲中夾雜西班牙語及英語。一群人先到房子後面的廣場運動，足球、籃球、跳繩、爬欄杆，每個人不亦樂乎；突然，一個鐘聲響，小朋友開始擠到房內，到不同的教室做功課。我被分配到一位中美國裔男孩，即使臉上仍滴著汗水，眼神卻專注於他的英文寫作練習本上；突然間，他開口了，問我一題習作怎麼寫，我看了一下「啊！原來是拼字遊戲啊！」我要他再看一次習作說明，也要求他念出來，我則以口頭解釋，他終於慢慢了解習作中的遊戲規則。就這樣，我們之間一問一答，完成該完成的作業；突然間，那男孩口中迸出一句西班牙語的「謝謝」，我也很客氣地用西班牙語的「不客氣」回應，看來，他已經等不及要去看他同學的作業進度，心中必有著滿滿的成就感。

此時，我心中也跟他一樣，裝著滿滿的成就，及滿滿的希望！

頹圯荒涼下的無味饗宴

■深沉低盪的憂鬱

那兒其實本來就是無色無味的~別加太多調味！
繽紛燦爛還算是滿遙遠的字眼，填不盡的色彩不過是殘缺？
拼不滿也湊不齊的一片輪廓。

展開視角歪斜下餘留的光痕，
那如浮水般線條漸漸離散的目光，映像煙化...
空然的景致，別擺太多裝飾~
那只會破壞這片荒涼！

縱使它灰黯到了某種病態，
也只屬於獨影漫漶的漆黑之中~
不相干也無謂何辜的自我，
而不該存在任一時空裡。

噓~
正準備烹調寂寞餵養而來的空虛饗宴.....
它滋味肥美嗎？
Who Cares...

只知席位不應多於兩人以上。

校友寫真



沉寂後脫繭而出 為921希望工程寫日記

殷裕翔 用鏡頭記錄人生

並將這部紀錄片送去台北電影節比賽，經過激烈評比，得到了優等獎的頭銜。

才氣高、有想法，一切看來是那麽光明美好，卻因為當兵時生了一場大病，破壞了原先計劃好的人生。當完兵後殷裕翔選擇到大三會實習過的南方影視擔任攝影助理，拍攝廣告、MV等等，原本打算繼續做下去，但是因病導致體力大不如前，無法扛太重的攝影器材，甚至工作告一段落就必須好好休息恢復元氣，在最基本的健康都沒辦法抓住下，他只好忍痛放棄自己的夢想。殷裕翔回憶發病的那段時間，因為是腎臟病，身體無法自動排除水分，體內都是排不出的廢水，很難受。而吃類固醇控制病情，又使他的身體產生很多副作用，這讓他很沮喪，極度懷疑自己，他說：「難道人生就這樣了嗎？」

經過兩年的養病之後，他重回當初大學實習的南方影視。殷裕翔緩緩的說：「實習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實習，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走的路，也因為那是一個跳脫紙上談兵實際戰場，對後來的工作助益很大。」殷裕翔從幕後的製片助理開

始做起，到後期剪接，即使他有拍紀錄片的天份，那是一種得心應手，滿足的過程，但他的最愛還是拍戲，那是一種層次上、剪輯上的不同。經由介紹，他來到了大愛電視台拍戲。

台灣最可怕的一段記憶——921地震，那曾經是我們黯然的過去，殷裕翔用鏡頭記錄災區重建的過程。上個星期適逢921大地震6週年，殷裕翔在這6年之中，記錄了慈濟在災區中的921希望工程和週遭的故事，這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紀錄片中的一段是描述南投大成國中音樂教師羅淑芬，她因為全力推動音樂教育，和自成一格的上課方式（例如歌劇欣賞、即興表演，隨著音樂擺動四肢伸展等等），特別引人注目。而羅淑芬也用這部影帶參加了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舉辦的「第3屆全國POWER教師獎」，得到國中組的老師首獎。

今年殷裕翔的工作重點，主要是擔任大愛劇場「草山春暉」的副導和「戲說人生」的導演。「戲說人生」即是記錄著「草山春暉」的拍片過程。在拍片時間，殷裕翔認識了鄧安寧導演，也更

加認識到自己，從鄧導的言行之中，他看到一個對生命充滿了尊重，對每個人都一樣溫柔的人，他看到一個會對許多事物都容易受到感動的人，殷裕翔則說，他和鄧導有許多特質相似，因為他們都是會認真過生活的人。

「草山春暉」是在描述一戶高姓家族，兄弟團結、對父母行不遺餘力的真實故事，而在「戲說人生」中，殷裕翔負責記錄拍片狀況、跟拍高家、側寫人物等等，但每當攝影機一架起，卻是被記錄者痛苦的開始，他說，在這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擺好自己的位子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是單純的架起攝影機拍，不如想辦法融入被記錄者的角色之中，和他們一起共生，這樣子的紀錄片才帶有感情，而不會顯得生硬。

經歷過生命轉折的人會散發出另一種更積極、更正面的特質出來，殷裕翔就是如此。他現在也如同大學時代一樣，努力把握自己的時間、認真培養自己的實力，並且即知即行，繼續朝成為一位名導演的目標前進。